

帝國曆一一八五年，守護節。

帝國軍在密爾丁大橋戰中取得大捷後，一道影響歷史的人事命令隨之正式布達。皇帝親自任命此戰指揮官——她的老師貝雷絲為新任帝國軍主帥。

軍隊開始進行部分重組，拉蒂絲拉瓦的近衛兵團雖不在其列，也跟著大幅調整人員編制。

主因是近衛兵團對「貝雷絲·艾斯納」長達五年的搜索任務終止了。

這個傍晚，拉蒂絲拉瓦帶著調整後的兵力部署方案，進入皇帝主帳中謁見皇帝。

軍事會議接連開了三天，主帥與高階將領們徹底檢視了各個軍事要地的資源分配，拉蒂絲拉瓦負責整合意見、草擬新的部署方案提交給主帥，再將主帥選擇的方案呈送到皇帝面前。

艾黛爾賈特過日後，提筆在貝雷絲的署名旁簽字核准，讓拉蒂絲拉瓦馬上執行。

「遵命，艾黛爾賈特大人。」

拉蒂絲拉瓦鞠躬受命，見皇帝溫柔凝視主帥的簽名，不禁露出笑容。

「您現在非常高興吧？」

「嗯，看得出來？」艾黛爾賈特摸了摸臉。「我表現得很明顯嗎？」

「是的，貝雷絲大人回來後，您經常把心情寫在臉上。」

「這可不行。」

艾黛爾賈特想著待會能見到貝雷絲，唇角便不自覺上揚。

她單手捂臉，試圖沉澱喜悅，卻完全遮不住源自內心的笑意。

索性放棄，當一個會對兵力部署圖傻笑的皇帝，若被罵昏君……也只好認了。

「那麼，下官先告退了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需要為您傳召貝雷絲大人嗎？」

「不用，我晚點跟老師有約。」艾黛爾賈特邊說邊笑。「我要在這裡等她出現。」

拉蒂絲拉瓦明白地退出皇帝主帳，一轉身就見貝雷絲佇立在帳外看書。

「貝雷絲大人，」拉蒂絲拉瓦見識過不敗戰神的實力，帶著敬意頷首。「主公正在等您。」

「謝謝。」

貝雷絲點頭回禮，將書收回行囊，掀開簾子踏入皇帝主帳。

「嗯？還有什麼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正在研究水之都的地圖，以為近衛兵長回頭報告遺漏事項，抬眸一看，卻撞上了貝雷絲的視線。

「老師？」

她微微一愣，忘記保持皇帝威儀，驚喜地一笑。

「妳提早過來了。」

貝雷絲默默點頭，走到她身前：「妳現在會累嗎？」

「？」艾黛爾賈特當前狀態絕佳，完全感覺不到疲勞，猶豫片刻，心虛回答：「有一點。」她這麼說，只不過想被老師溫柔對待。

「那麼，我來幫妳按摩吧？」貝雷絲卻提出了驚人的建議。

「……咦？」

「多洛緹雅說妳睡不好，我去請教瑪努艾拉，她傳授我一套按摩方法，可以幫助睡眠。」

瑪努艾拉當場抓住路過的漢尼曼示範，後者被按到一半陷入沉睡，整個人睡到打呼，被瑪努艾拉重重拍了一下才驚醒過來。

這場完美的教學讓貝雷絲相信方法奏效。

「謝謝妳，老師。」艾黛爾賈特掙扎片刻，咬牙回答：「可是……不用了。」

她冬天不怎麼出汗，但坐在帳裡工作了一整天，不好意思讓老師碰她的身體。白白錯失親近老師的機會，卻又不甘心。

艾黛爾賈特低下頭，說：「其實，有另一種方法能讓我睡得很好。」

「什麼方法？」

「請老師……摸摸我的頭。」

貝雷絲沒有回應，靜靜觀察艾黛爾賈特的頭冠。

艾黛爾賈特沒即刻得到她答覆，頓時有點退縮：「果然還是算了……」

話音剛落，貝雷絲迅速伸手為她解開髮髻、取下頭冠。

長髮如瀑，幽香似蜜，楚楚可憐的白花在眼前綻放芳華。

貝雷絲不敢多看，低頭盯著手中頭冠。

金屬製品，有點沉，艾黛爾賈特每天戴著，脖子一定很緊繃……

思及此處，貝雷絲用眼角餘光瞄了瞄艾黛爾賈特，出手繞到她頸後，巧妙地揉了兩下。

「——！」

被貝雷絲這麼一碰，艾黛爾賈特渾身一顫，倒抽了一口氣。

她的感官神經對貝雷絲反應劇烈，那兩下舒服到她分不清東南西北，想憋住卻沒成功，吐

出一聲讓兩人相繼害羞的嬌柔喘息。

貝雷絲紅著臉愣了好一會，慢吞吞收回手：「抱歉……」

她握緊手心，察覺到殘留在指尖上的留戀，連忙鬆開手指。

從來沒想到，這雙手有一天會渴望抓緊武器以外的東西。

「沒關係，老師。」

艾黛爾賈特臉色更紅，偷偷看了看神情尷尬的貝雷絲，鼓起勇氣、閉上眼睛。

「但如果你還感到愧疚——就請摸摸我的頭吧。」

艾黛爾賈特心跳飛快，默默數到五，一陣香風拂面，貝雷絲的掌心輕輕落在她頭上。

「抱歉。」

老師的撫摸溫柔而連綿，艾黛爾賈特漸漸陷入陶醉，感覺老師在親手梳理她的思念。但她心緒中暗藏多少糾結，老師恐怕是一點也不知情。

而且，老師應該也不知道，帝國法律規定，任何人都不許隨意碰觸皇帝的頭冠。

除了皇帝本人，全帝國有權為皇帝取下頭冠的，唯有皇后一人。

艾黛爾賈特心中一熱，悄然睜眼：「老師。」

「嗯，怎麼了？」聽她叫喚，貝雷絲立刻停止動作。

艾黛爾賈特望著表情恢復沉靜的老師，發覺自己太心急了。

現在仗還沒打完，不是迎娶皇后的好時機，況且，她都沒對老師坦白過心意。

「沒事……」艾黛爾賈特再度閉上眼睛。「老師，可以請妳繼續嗎？」

「好。」貝雷絲溫聲答完，繼續撫摸她的腦袋，聽見她發出夢囈般的低語。

「再一下下，只要再一下下就好……」

然後，我們各自回歸本位，針對修改過的兵力部署，照例進行紙上演練吧——這一句話，皇帝以為自己有說出口。

但它只在思緒中高速旋轉一圈，便靜靜沉沒在了老師溫暖的掌心之下。